

“通灵”宝玉与“灵明”之心

——论《红楼梦》中“通灵宝玉”的哲学象征内蕴

◎ 马 涛

(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,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)

【摘要】“通灵宝玉”是唯一贯穿《红楼梦》全篇的一个核心意象,象征着人得之于“天”,并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“灵明本心”。对其的理解融化了儒、释、道三家对生命“本体真性”的形而上之体悟,在这里映射着华夏哲学对人性之善的尊崇和期许。意象化的“通灵宝玉”、本体化的“灵明之心”、肉身化的贾宝玉,这三者在小说中的互相映射与生发,是《红楼梦》极为重要的思想蕴藏。

【关键词】《红楼梦》通灵宝玉;灵明之心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6.2 【文献标识码】A 【文章编号】1009-3036(2013)01-0026-03

“玉”是《红楼梦》中贯通始终的一个重要象征意象,在它身上凝聚了华夏民族对美、对人性最纯粹的精神寄托。关于贾宝玉落草时所带出的“通灵宝玉”到底在小说中有何深微的寓意,历来有不同的说法。大多论者皆囿于“形而下”的层面,从玉文化的角度,通过“玉”意象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与人物风神气象的互映,对“玉”在《红楼梦》中的内涵作出解读。而“通灵宝玉”在《红楼梦》中的所传达的意旨绝非仅限于此,它还具有“形而上”的哲学意蕴。

一、《红楼梦》文本中对“通灵宝玉”与“灵心本心”的象征性描写

《红楼梦》中对通灵宝玉的形而上象征内涵进行了多处暗示。

第25回中,宝玉与凤姐因魇魔法而生命垂危,一僧一道前来驱邪救治,借僧道之口言道:“那‘宝玉’原是灵的,只因声色货利所迷,故此不灵了。”第8回有一首嘲笑顽石幻相(即“通灵宝玉”)的诗,次联云:“失去幽灵真境界,幻来新就臭皮囊。”第56回中,因江南甄府家眷到京,讲起府中也有个宝玉(甄宝玉),因此贾宝玉做了一个梦,梦中叫自己的名字。其中两个宝玉在梦中相见时,言道:“我好不容易找到他房里头,偏他睡觉,空有皮囊,真性不知哪里去了。行文至此,读者须格外警醒:在第25回与第八回中,所

论述的还只是“通灵宝玉”(物),可是第56回中所论的却是“贾宝玉”(人),两者通过“空有皮囊,真性已失”打成一片,于是“通灵宝玉”与“贾宝玉”互相映射,合为一体。

第117回(“阻超凡佳人护双玉 欣聚党恶子独成家”)记载贾宝玉出家之前癞头和尚来索玉,宝钗、袭人拼命阻挡。袭人说:“那玉就是你的命,若是他拿去了,你又要病着了。”宝玉道:“如今不再病了,我已经有了心了,要那玉何用?你们这些人原来重玉不重人哪。”在这一句中,“通灵宝玉”与“心”又发生了一种极微妙的联系,并且在宝玉看来“心”和“人”是一体的,所有他才有“重玉不重人”的嗟叹。而《红楼梦》第118回中宝玉与宝钗关于“赤子之心”的论述,亦极富深义:

宝玉道:“古圣贤说过‘不失其赤子之心’。那赤子有什么好处?只不过是无知、无识、无贪、无忌。我们生来已陷溺在贪、嗔、痴、爱中,犹如污泥一般,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?”

从宝玉的话中可知,人原本是有“赤子之心”的,但是生来“已陷溺在贪、嗔、痴、爱中,犹如污泥一般”,于是“失却”了“赤子之心”。如果我们把贾宝玉所论的“赤子之心”与“那‘宝玉’原是灵的,只因声色货利所迷,故此不灵了”之语相互参证,就会发现“心”与“通灵宝玉”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互异性,《红楼梦》在这两种对象的描写上表现出

【基金项目】本文为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《读写固本与知行合一:培养中文学生学术能力的教学改革》(编号:11BZ57)的成果。

【作者简介】马涛(1989-),男,甘肃山丹人,西安财经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级学生,内蒙古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1级硕士生。

了同样的思理与意趣。那么是否“通灵宝玉”就象征着“心”呢？这个问题的最终回答要落脚在对宝黛参禅之语的深度解读上。第22回宝黛二人参禅时，黛玉问宝玉：“至贵者宝，至坚者玉，尔有何贵？尔有何坚？”宝玉竟一时难以应答。黛玉机锋峻利，此语当作何解？且看以下禅门“公案”：

大珠初参祖。祖问曰：“从何处来？”曰：“越州大云寺来。”祖曰：“来此拟须何事？”曰：“来求佛法。”祖曰：“自家宝藏不顾，抛家散走作什么？我这里一物也无，求甚么佛法？”珠遂礼拜。问曰：“阿那个是慧海自家宝藏？”祖曰：“即今问我者，是汝宝藏。一切具足，更无欠少，使用自在，何假向外求觅？”珠于言下自识本心，不由知觉，踊跃礼谢。师事六载，后归。自撰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一卷。祖见之，告众云：越州有大珠，圆明光透自在，无遮障处也。^[1]

禅宗又叫“佛心宗”，认为人人皆俱佛性，即“各怀无价之珍”、各俱“自家宝藏”，就是要让人明“心”见“性”，证悟并归复到自己的“灵明本心”，即可成佛。“通灵宝玉”乃宝玉落草之时，生而具有、随身而来的“自家宝藏”，但却常被“声色货利所迷”而迷失真性。故而黛玉“尔有何贵？尔有何坚？”的机锋是要宝玉当下彻悟到自己本身具足圆满的真如佛性。斯时宝玉尚在“真性”的迷失之中，他无从回答。其实至贵者、至坚者不是宝玉之名、宝玉之相，而是宝玉之“心”。唯有此“心”、此一点“灵明”，才是自家宝藏，至宝贵、至坚韧，是生命价值的最后依托，终极的实在与真实。如果我们细心体味上述精微的文句，实在不难发现这些言语都关涉到形而上的“心体”本身，显现出“通灵宝玉”与灵明之心的内在化的象征互映，“玉”“心”合一，不复可分。

宝玉先天所带之“通灵宝玉”作为是唯一贯穿《红楼梦》全篇的核心意象，并由此将意象化的“通灵宝玉”本体化的“灵明之心”，肉身化的贾宝玉三者组成一个“三位一体”互相映射的象征结构。可以说“灵明之心”是挽合“通灵宝玉”与贾宝玉的一个精神纽结。那么这颗“灵明之心”又有什么深刻的寓意，它是精神内涵源于哪里？

二、“通灵宝玉”与“灵明本心”之间象征寓义的哲学探源

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下，对“灵明之心”的解读将是我们透视宝玉精神世界的一扇窗。所谓的灵明“心体”，不是肉身化、物质化的心脏，也不是生物性的本能冲动、欲望意志力、感官经验的综合体，它是形而上的，人之所以为人得之于天，本身圆满具足的“内在神圣性”，不假外求，当下即是。这个“心体”就是人的“真心本我”。葆有此“心”，“人”才不为物役，才不为声色货利所迷。若迷失了“真心真性”，只剩下一副“臭皮囊”，庸昧此生，便形同草木兽类了。脂砚斋对此也深有体会，在“王熙凤毒设相思局”一回中，面对贾瑞陷溺于情欲声色而不能自拔，迷失本性，终至骨毁神销，脂砚斋批道：“儒家正心，道者炼心，释者戒心，可知此心无有不到，无有不入也，独畏入于邪而不返，故用心炼戒以缚之……作者以此作一新样情种，以助解者生笑，以为痴者设一棒喝耳。”（戚序本回后批）可见，对“灵明本心”的

证悟是《红楼梦》潜在的意旨，它通过关于“通灵宝玉”的描写确实蕴藏着“为痴者设一棒喝”的深意，以此来寓托对人性之思考。

既然“通灵宝玉”象征着“灵明之心”，那么“宝玉”原是“灵的”、原是有“真境界”、“真性”的，“只因声色货利所迷，故此不灵了”一语的“义理之源”又在哪里呢？难道仅仅限于宝黛参禅时对“真如佛性”、“佛心”的体悟这一点上？其实，我们把《红楼梦》放在明清之际的历史文化语境中，可以看出其对“通灵宝玉”的意象表达，几乎周遍地融化了儒、释、道三家对生命“本心真性”的形而上之体悟。

明代中后期，心学大盛，哲学家把“虚悬”于人之外的“天理”收归于“人心”，强调道德的根源之地不在于外在的“天理”、名教、礼法而在于“人心”。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，“人心”不是一团血肉，而是得之于天且虚灵不昧的生命本体。正如宝玉随生而来的玉名曰“通灵”，哲学家对“心”的体认也着眼于—“灵”字。王阳明言：“孩提之童，无不爱其亲，无不知敬其兄，只是这个灵，能不为私欲遮隔，充拓得尽，便完完全全是他的本体。”^[2]也就是说人的一切善念、善行，都是因为心之“灵”明，然而天赋之“灵心”每被意欲、私念，理智构图所障蔽而不得显发，故人往往流于诸种邪僻乖谬之情。所以生命的价值便是“明明德”，即要求个体生命应该体证到自身中所固有的“明德”之心，复归此“心”并使之显发出来，且顺此“明德”之心的自然显发以践行。心学这种对人性的体悟是与禅宗神理相通的。在禅宗看来，“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只缘心迷，不能自悟”^[3]，即每一个人的生命深处都有一种高贵清静的自性（佛性），所谓“灵光独炯，体露真常”，但每被尘翳所障蔽，不得显发，所以只要自身努力修持，断妄去执，觉悟并恢复自身本来就有的平等、光明、清静、圆满的真如本性。

同时《红楼梦》中“宝玉（心体）原是‘灵’的”之语意和道家哲学也有汇通之处。老庄哲学同样对人性有着超绝的期许，庄子认为人心的本然状态是清虚、宁静、灵明的。但是“嗜欲深者，其天机浅”，人的“灵明心体”常被世俗物欲与工具理性所拘役，故而庄子认为要通过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使虚、静、明的“本心”呈现出来，如此才能“体道”。他要求精神复归于朴，复归于婴儿，使其真正的高飞遐举，乘物以游心，独于天地精神往来。

综上所述，从儒、释、道对人性的论述中，我们发现：不管是儒家的“明德”之性，佛家的“菩提般若之智”，还是道家的“本性真情”，它们都把人生的意义、生命境界的圆满安放在了具有形而上色彩的“本心”上，并且一致的认为此“心”在本初即是灵明无染的，只是被“客尘”（物欲、理性等）所遮蔽不得显发。但是所有“客尘”非生命所本有，所以儒家通过修养“功夫”，佛家通过“觉悟”，道家通过“心斋”使人能归复“初心”。因此，生命的觉悟过程就是返归“本心”的过程，要人证悟到灵明之心乃人之本有，不假外求，进而操存葆养，善自护持。因此，从诸家关于“灵明本心”的

体悟中,我们再来看“那‘宝玉’原是灵的,只因声色货利所迷,故此不灵了”之句,便可清楚的见出“通灵宝玉”与“灵明之心”在形而上义理层面的内在互应性。

三、“通灵宝玉”与“灵明本心”之象征所寄寓的文化理想

通过对“通灵宝玉”与“灵明本心”之间象征寓义的哲学探源,我们不禁要问《红楼梦》为什么要精心构建这样一个形而上的象征结构,在这里寄托着作者怎样的文化理想与价值信仰?笔者认为曹雪芹在对“通灵宝玉”的描写中,他沉痛的哀叹人成为物欲的仆役,成为理性的工具,功名、财富、权力已掏空了人的灵魂和真性,只剩下一个臭皮囊,所以他向往人能返归“本心真性”与“赤子之心”,顺应自身天性真心的自在显发与开掘,呈现出天真混朴、自由浪漫、卓然独立,不同流俗的真性情。

正如一僧一道所云:“‘宝玉’原是灵的,只因声色货利所迷,故此不灵了。”名为说“玉”,实为论“心”。儒、释、道三家都将人性的归复、“返灵”视为生命的终极意义,“返灵”的实义便是“返真”,葆有“赤子之心”。“通灵宝玉”与“灵明本心”之间的象征寓义在人物形象上的感性呈现,就是作者成功的塑造了一批“阴阳二气所赋之人”,在他们身上所寄寓的正是一种作者对“赤子之心”的向往,“赤子之心”的精义正在一个“真”字。因为葆有赤子之心者,大抵能摆脱世俗之约束,知见之离析,利欲之趋附,得自身本来之面目与纯然之心灵,以不携任何欲求的童真之眼观物。其人不被工具理性与外在世界所驱缚拘迫,其生命的流行是自本自根。殆赤子观于万物,其歌哭啼笑,无不出于其内心本真之一念,毫不矫揉造作,是人生最本然之状态,是摆脱教条与无数强加于生命之上的约束之自由存在。言赤子者,非欲其人如孩童之浑沦无知,乃是向往其纯粹之生命力,自由之人格,本真之天性。

《红楼梦》所标举的葆有“赤子之心”的“情痴情种”、“逸士高人”、“奇优名娼”,他们于社会政治、世俗架构之外去构建独立的个体生命形态,更看重个体生命自身的灵性与价值,他们试图从社会世俗关系中超脱出来,进行一种生命自由而本真的性灵舒展,以葆全不被世俗文化、名教道德、工具理性、尘俗物欲所束缚、沾污的“本性真心”。宝玉正是这样一个人物,是《红楼梦》的精神聚光点,他所经

历的正是由“臭皮囊”而证悟“真心”的生命历程,《红楼梦》也便是在这层意义上呈现出了自我生命的内在超越性。

“通灵宝玉”一直被看成是宝玉的“命根子”,失玉的“宝玉”会变得呆傻,这里除了呈现“玉”具有奇幻色彩的“祛病、除邪、保命”的“形而下”的寓意外,而重要的是《红楼梦》通过极具象征性的意象与情节来暗示,人失却“真心”后的生命状态。这样的哲思理趣在《红楼梦》中的呈现是极耐人寻味的:宝玉虽不喜读四书五经,极端厌恶已经“乡愿”化了的仕途经济、官场逢迎,但是对“心诚意洁”的仁心善性是真正体会并真诚践行的。他对僧尼道士的浅陋卑俗、愚昧狡诈表现出痛诋深恶,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庄禅哲学之生命灵境的欣慕向往。他所鄙薄厌弃的只是被世俗化、物欲化、工具化的毫不为本性真情所辉映的儒术、道术、法术等这此形而下的枯残形式,但对万善俱足的“仁心”、清净明妙的“禅心”、逍遥无碍的“玄心”,他有着一份切己的体验与证悟,而这一切都融铸成了一颗本真率性的“赤子之心”。

结语

“通灵宝玉”自始至终都是与“贾宝玉”合为一体的,这是他的“命源”,由“通灵宝玉——灵明心体——贾宝玉”这一序列,《红楼梦》完成了从“象征意象”到“象征意旨”再到“人物形象”的圆融创造。在对“通灵宝玉”与“灵明之心”象征互映关系的深入辨析中,我们可以看出《红楼梦》艺术境界的形而上的“超越性”。吴宓曾有一个精妙的比喻,他说“《红楼梦》之全体结构,甚似欧洲峨特式(哥特)式教堂,宏丽、整严、细密、精巧,无一小处非匠心布置,而全体则能引读者之精神上至于崇高之域,窥见人生之真象与其中无穷之奇美。”^[4]“通灵宝玉”与“灵明之心”的象征亦是《红楼梦》诸多象喻系统中的一个精巧构件,但它却感发出一种更为深沉、更为崇高的对生命本质思索的“理境”。△

[参考文献]

- [1]王守仁.阳明传习录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.202.
- [2]丁福保.坛经笺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.39.
- [3]吴宓.石头记评赞[A].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[C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6.847.

□编辑/李培培